

临道因法师碑之后

□彭闽湘

敝，法师依山构屋、临林建塔，又于寺北岩上，刻石书经，让典籍传之久远。

自清光绪初年(1875年)，石经初现人世，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的百年间，陆续有新发现。有专家称，灵岩石经对研究我国唐代佛教文化在西蜀地区的传播以及唐代书法艺术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道因法师声名远扬。当时，三藏法师玄奘在大慈恩寺翻译从天竺带回的佛经，诚邀道因法师共襄译经盛举。此后，长安慧日寺主楷法师又设立讲坛，请道因法师开说经文。法师演说深入浅出、譬喻精妙，令听者茅塞顿开，京城僧俗士绅皆叹相见恨晚。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三月十一日，法师“脱屣于梦境，栖神于净域”，在慧日寺圆寂，享年72岁。次年二月，法师的遗骨移回彭门山光化寺，葬于石经之侧。

可惜，慧日寺毁于唐末战火。今日西安，地面遗迹也无见存。而在灵岩山的观音大殿后山，自石经出土，法师的墓圪同样没留下痕迹……

幸得金石不朽，龙朔三年(663年)，慧日寺弟子为追念师德，请朝臣李俨撰文、欧阳通书丹，勒石立碑，让高僧德行永世流传。

千年之后，我的案前有一本《道因法师碑》，一位神情清癯的得道高僧浮现在眼前，思绪如藤蔓一样生长……

新旧唐书有传，李俨出身陇西李氏，父亲李袭志，隋唐两代重臣，长期镇守岭南。李俨为其次子，凭家学与文才步入高层文官，居四品，为朝廷执掌释道礼制，专业写碑志的顶尖高手，文章典雅，惜两唐书无个人专传。其功业文采，全靠金石碑刻流芳，四百多年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搜集、考订的《金石录》(1117页)里，由李俨撰写的碑志多达十余篇。

习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经年，曾立下一个小目标：75岁时还能像欧阳询老人家一样写三公分楷书。

今夏之长沙，刘姐陪我和水珍去位于长沙望城区书堂山的欧阳询故里拜谒。景区清幽少人迹，竹林山道旁，塑有欧阳通读书、习字铜像。主楼观前，立有复刻的《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去世的时候，欧阳通还是少年，书法没有得到父亲手把手亲传。史料记载，其母徐夫人教子有方，让小欧阳从民间买来父亲遗墨，朝夕临摹，书名紧随其父。欧阳通以孝闻名于朝堂，徐夫人去世时，《新唐书》记载：

“年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家人冬月密以毡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彻之。”时论自唐朝建立六十年来，朝官中居丧最严谨的就数欧阳通。至武则天朝，欧阳通位极人臣，乃当朝宰相，因反对武承嗣为储君，被来俊臣诬陷谋逆，备受酷刑，蒙冤屈死狱中。十多年后，中宗李显继位，才得以昭雪。

一方唐碑，融高僧德行、名臣文采、忠臣风骨于一体，读之令人唏嘘。

临写之时，也常自我省视。觉察、提醒，有一个“我”，在静静地看着我写字的状态。

碑中字大小参差，有的甚至悬殊一倍有余而浑然天成。反观自己落笔，下意识里就把字写得匀整划一了。读明代诸家评语，“矩矱森严，意度飘逸，但少含蓄之趣”“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对照欧阳通一生孝烈忠直、刚正不屈的生平，更能理解小欧笔下那份倔强凛然、锋芒外露的风骨。

临帖，若是只追求形貌相似，未免辜负了习书的初心。透过笔墨，去触摸古人的境遇，看见时代的风云，文本、书家、古迹，彼此勾连，思接千载，神游万里。如此习书，才是以书养人，以文化人，才是习书人真正的利益。

近日，得知长安金石研究院正在举办七颜五柳名碑拓本聚英展。遂与小佳相约，中秋假期，再去碑林，既为七颜五柳，也为《道因法师碑》。

着张放，并恐吓他说：“你下次再敢来偷，我就把你扔到锅炉里当煤炭烧掉！让你父母找不到一点骨灰。”

夏天拾煤渣，手脚还好受些；到了冬天，手脚冰冷，手指冻得通红，甚至生了冻疮。我为了抢刚被扔出来的煤渣，手都烫起泡。

我们家做饭的主要燃料还是工地上的一些废弃木材。母亲下班时，都会随手捡几块木材；而正直的父亲却不为所动。他认为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乱拿，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母亲骂他：“死脑筋！猪都晓得往外拱，狗都晓得往内刨……”

有一次，我被父亲莫名其妙地打了一耳光，就因为我拿了三个废旧的轴承回家，准备自己做滑轮车。那是父亲的好友钟叔给我的。父亲骂道：“从小偷偷摸摸，长大打打杀杀，还算人吗？”我哭哭啼啼地把轴承还给了钟叔。

钟叔抱怨说：“你老汉呐！一辈子胆小怕事。”

至今，我回忆起少年时拾煤渣的生活，心里还有一丝温馨。毕竟，吃苦的经历也是一笔精神财富。我给读小学的儿子摆龙门阵时，还时常说起我小时候拾煤渣的事情。儿子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感觉有些匪夷所思。

我少年时期看过京剧电影《红灯记》，主角李玉和有一段唱词：“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唱词仿佛唱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

在大巴山太阳湾铁路建筑工地生活区，我们那群小孩几乎都拾煤渣，尤其以我家和吴家最为积极。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家庭开支必须节约。我们家做饭，柴火是主要燃料，其次是煤炭，煤炭要花钱买，为节约开支，只能去拾煤渣。

工地生活区靠近食堂有两台大锅炉，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定时为职工供应开水。每到打开水时，那场面非常热闹：暖水瓶五颜六色，铝锅木桶各异，大人小孩高高低低地排着长队。

两台大锅炉“排泄”的废物，就是我们拾煤渣的主战场。那些煤渣日积月累堆成了一座小山。

我背着背篓，二妹端着撮箕，我们每天都去锅炉房后面拾煤渣，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收获；吴月和吴亮隔天才去。吴月勤快，手脚灵活；吴亮懒惰怕脏，动嘴不动手。她们拾煤渣很娇气，都戴着蓝色帆布手套。我笑话她们说：“你们老汉吴医生做任何事都戴着手套，真是有父必有其女。”

拾煤渣

□陈利民



有一天，二妹和吴亮为了几块煤渣发生争执。二妹说：“是我先看见的。”吴亮也说：“是我先看见的。”我不知谁对谁错，没参言，还是吴月比较公平，她说：“你们划石头剪刀布定输赢。”结果，二妹赢了。当二妹去拾那几块煤渣时，吴亮飞起一脚把煤灰朝二妹踢去。二妹满头煤灰，愤然地冲上去和吴亮抓扯起来。二妹抓掉了吴亮的几根头发，吴亮抓掉了二妹的一颗纽扣。我和吴月立即上前将她们拉开各自安抚。从此，二妹和吴亮就像一对小冤家，互不理睬，互不往来。

刘大果偶尔也来拾煤渣，他

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吴月也。烧锅炉的唐师傅为了巴结工会主席的儿子，每次都把锅炉里还没燃尽的煤炭掏出来，用冷水浇灭，装在刘大果的撮箕里。刘大果就像公子哥一样悠闲地蹲在一旁，笑咪咪地盯着吴月。

吴月没有瞧过刘大果一眼，只是用鼻子发出一声“哼”。

张放偷奸耍滑，拾煤渣从来就不专心。他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像找金子一样四处拾煤渣，得意地说：“何必辛苦嘛，好事不在忙上。”他所说的“好事”，就是去偷锅炉房里的煤块，结果被唐师傅抓住。唐师傅就像捉小鸡一样捉